

山中煮茶记

董信义

是日午后，阳光稀疏，无绚烂之象。行走野外，脚下生风，指缝发冷，虽已立春，冬的凛冽犹在。但我和闻名都喜欢山野之趣，更喜欢在黄土沟道避风的土崖下，选一阳光普照之地，圈地架柴，支架茶火，煮茶闲语，成逍遥之乐。于是二话不说，携二三挚友驱车前往九峻山下的民宿窝洞所在地张山村，寻找适意之所。

到了张山村，转过一道坡，有两户人家，门口可晒太阳，也可支架搭火，但唯恐住家忽回，叫人有点尴尬。于是，在未及远望九峻山，也未朝拜玉皇顶的心绪中，就急急下到沟道。在小路西侧有块台地，一片巴掌大的田园，四五棵茁壮的杏树，正在孕育花期，以报春的姿态站立着。田园自然在一道土崖之下，在土崖下无风的向阳处，静默的柴草告诉我们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理想之地。

闻名首先发现这块理想场所，他站在土崖下的阳光下，像个孩子，兴奋不已。生命的时光能在冬日的阳光下绵延生息，那也是快乐的。闻名念叨着，手提一个不知从哪里发现的一只破损陶盆，盆底已经成残损之状，盆的轮廓有几处打碎的豁口，但做一个火盆还是不错的。他把陶盆放在杏树下，好像变魔术一样，另一只手拿着不知从哪儿捡来的、被人丢弃的一段锈迹斑斑的铁丝，绑在三根树棍支起的角架上，神不知鬼不觉，竟找回两块结绳的古砖，似乎可以当坐凳。闻名放下古砖时，眼睛发光，神性的黄土沟道，竟能发现古砖。闻名心中一喜，煮茶煮出考古来，有意思。说着，一切就绪，只待点火了。

点火之初，柴木难旺。穆总跑到沟道里的土梁上，荒径边的草屑中，采来干枯的野蒿子，闻名则捡来干枯的碎树枝，捋来碎烂的杏叶，三两下，火苗扑腾，焰火灼人。看着腾腾的火苗在火盆里跳跃，指缝发热，眼里放光，一种温热蒸遍全身。穆总也显得年轻了，忽然高唱“我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燃烧着我……”闻名抓起手机说，“费翔”来到张山村，一团篝火暖人心。而我，透过火苗苗静看冬日的山野，山上曲曲拐拐、层层叠叠，树木萧瑟，雀鸟无痕。山下平平展展，阡陌交错，村舍出新，遍地祥和。一切的发生都在道中，我不知道庄子梦蝶是怎样的玄妙，更不知道他的道

遥游诗境何在？

而我，似乎触摸到了一丝颤动的热力，给静默的冬季以勃发的消息。

就在我遐游无语时，挂在铁丝上的悬壶滋滋地冒出热气，火苗欢叫，茶香扑鼻。穆总取下挂壶，把煮好的茶水倒进公道杯，随着馨香飘动，醉红入杯，我们都惊讶了。柴火煮的茶汤色莹而发亮，鲜而醉人。轻轻举起，蓝天青碧，茶色透亮，似乎天地之间，有一团神性之水，给这张山村以神奇的诗意。要不，民俗窑洞和孩子们的休闲体验地怎么会选在这山峦之间，窑洞里外。这里真是人间福地，我们心之所归啊。

茶水入杯，我们各自品了一口。汤水入喉，云雾蒸腾，霞光照耀。在这黄土沟道，品得如此茶水，忽然有一种天地真气贯胸，人间至爱暖心的惬意和快乐。穆总回味再三，闻名轻轻一叹，山野煮茶，柴火煮茶，真味真香，一世难求啊。穆总说，夸张夸张。闻名哈哈一笑，人间之乐也。而我，举杯站起，抬头看天，眼前浮云尽散，阳光格外灿烂。我看见一朵水仙在时光深处独自芬芳，一朵幽兰在空谷曼妙踱月，而舌尖之韵，在泥土的味道中回旋，三日不绝。

好一杯清欢，好一段奇妙时光。在张山村，几个凡人，在冬日柴火的燃烧中成为泥土之仙。在黄土沟道，几个平凡的世间过客，感知着生命的色彩与杏树期待的烂漫，在煮茶的休闲光景里，得道扶摇。天还是那个天，但已高远蔚蓝。人还是那些人，却能看到云鹤飞翔，石上清泉。

一堆柴火，就是我们生活的图腾。解读和构想，是我们一生的梦想。

在柴火中煮茶品茶，看似有趣，也是生趣。

生活的真，在简朴自然的状态中随处可求。人生的美，在天真无邪的语境中处处可寻。

坐春之初，围着柴火，煮着清茶，在泥土与野草们的对话中享受生活，在放松与闲适的心境下看待生命，流水自会奔涌，碧波自会荡漾。



蒲城的四季

潘瑾

蒲城，被誉为“将相故里”，将，指的就是杨虎城将军，而相，指的则是清代道光年间爱国名相王鼎。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一年四季皆呈现出别样的景致与魅力，静候着人们去探寻与体验，领略“将相故里”的非凡风采。

蒲城人都知晓，作为“中国酥梨之乡”，蒲城的梨名声远扬。每年三四月，蒲城县便会举办杨虎城将军故居、卤阳湖等地举办梨花节。

去年春天，我和家人有幸参加了一次梨花节活动，孩子们犹如“好奇宝宝”般感受着梨花节的氛围，跟随讲解员的脚步倾听杨虎城将军的故事，这份爱国之心也随梨花在杨虎城的故居中慢慢绽放。

微风轻拂，一树树如雪的梨花纷纷飘落，宛如一场美丽的“梨花雨”，仿佛见证了杨虎城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杨虎城诞生于蒲城一户贫苦农民家庭，恰似梨花在质朴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他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，毅然决然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恰似那盛开的梨花，纯洁且高尚。他的英勇事迹与伟大精神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犹如梨花的芬芳，永远流传，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。

夏日，蒲城酷热难耐，但这份炎热丝毫未能阻挡人们的似火热情。原来，素有“村BA”之称的“千村百镇·美丽乡村”篮球赛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关中平原上拉开帷幕。

踏入球场，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。来自各个村庄与乡邻的球员个个精神抖擞，他们虽不是专业球员，但在赛场上奔跑、跳跃、激烈对抗，那是对胜利的渴望，更是对篮球的深沉热爱。

篮下，一位皮肤黝黑的球员在三分线外纵身跃起，手中的篮球便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听旁边的老汉讲：“这娃刚给屋里收麦回来。”只见老汉从小马扎上起身，为青年纵情欢呼，他不单单是为自己村庄赢得的分数而自豪，更是为球员们的拼搏精神而呐喊助威。

比赛结束后，隐藏在繁茂枝叶间的蝉儿们为离场的球员和观众奏响了欢迎的乐章，夏季的晚风也赶来吹干球员们挥洒在赛场上的汗水，而孩子们却沉浸在比赛的氛围中迟迟不愿离去，他们紧紧抱着自己的小号篮球，模仿着大人的模样

一帘新雨入浅春

曹彦强

春天的序幕刚刚拉开，汉中便迎来了今年第一场浅浅的雨。雨里含着风，风里裹着雨，雨里还夹杂着乍暖还寒的任性，夹杂着新蕊欲绽的初馨。纤细而坚韧的雨丝，于无声无息之间滋润着大地。

初春的雨，总带着一股清冽的气息，有时浙浙沥沥，静若处子；有时缠缠绵绵，像热恋的情侣；有时低吟浅唱，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这雨滴，如同一曲清新的小调，在耳边轻轻回响，如同抒情的诗篇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春雨“轻吻”大地，滋润了城市，也染绿了田野，给人满目的生机与希望。

城市里，雨丝滋润了心田，人们脱去了厚厚的冬装，换上轻便的春衣；儿童成群结伴在雨中嬉戏；老人聚在一起喝茶聊天，看书下棋。青年人站在桥上凝望，或期待在下一个拐角遇到爱情，或许下今年的心愿。而我主动置身雨中，接受春雨的爱抚与润泽，尽情呼吸着这沁人心脾的雨润气息。

田野间，春雨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，孕育着农事希望，所拂之处，青苗初醒，逐渐舒展开身姿。沉寂了整个冬天的油菜变得肥大匀称，色泽鲜亮，还泛着绿光，铆着劲儿地生长，再过月余，它将朵朵齐聚，簇簇成枝，以金灿灿的姿态成为春日风景线。小麦的叶片变得更加翠绿，茎秆更加粗壮，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力量。尚未露头的种子吸吮过甘露后，开始萌动发芽。农人们也开始下地，开启新一年的忙碌。

汉江边各色待放的梅花花苞与已开的花朵布满枝头，沐浴着柔和的雨丝，雨丝在花朵与枝桠聚拢，形成透亮的灵动雨滴，雨滴有序地排列在一起，像颗颗珍珠挂在梅花脖子上，让人不禁感叹，雨中的梅花更加水灵，更加饱满。与汉江水为伴的小草缓缓抬起头，张开臂膀拥抱雨丝，黄中带青的草尖上顶着嫩嫩的新芽，草色萌萌，用不了几天，细嫩的叶片就将长出淡淡的绒毛，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努力地向地上生长。

我想，初春的雨虽然寒意微微，但它是善解人意的。渭城的朝雨，湿润了王维笔下的青青客舍；长安的雨，湿润了韩愈笔下稀疏零星的春早。细如尘埃的雨丝打湿了朱敦儒笔下高楼外金黄的柳絮；一夜的春雨淅沥，便让陆游听到了杏花叫卖声……这雨穿越千年，浸润了古人多情的心灵。

这雨也是懂人情的，离别的人把它化作送行的酒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；伤心的人把它看作上天的泪，表达怜悯的情；开心的人把它看作生活的点缀，而像我一样平凡的人，喜欢用春雨洗去身上的俗气，喜欢春雨后的气象万千。

初春的雨不像夏天那么猛烈，不像秋天那么忧伤，更不像冬天那么寒冷，而是那么唯美、那么浪漫，它是春天的使者，是大地的灵魂，是大自然的音符，它以神韵之笔点燃春天的姹紫嫣红。

初春的雨盈盈而来，充满希望的春天也随之而来。这样的春雨，怎能不让人爱恋。



春俏枝头引客来 郭程 摄

思念悠悠

张从军

今年春节我是在农村老家过的，住的时间也比较长。

按照家乡老辈人的说法，这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，他的灵魂是要回家过年的，我们全家如同父亲在世时一样精心准备着过年的一切。但真的到了团圆时刻，没有了父亲在一起，终究成为心中的伤痛和缺憾。我是多么盼望时光能够倒流，汇聚起往日的情景，再能看到父亲熟悉的身影，看到他见到儿女回家时挂在脸上的欢喜，听一句“回来啦，让你妈赶紧准备吃的”。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往，姊妹们就是这样在温暖与思念中过完了春节。

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劳动者，如同脚下这普通的黄土地，质朴而又厚重。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城市工业精简后回家务农的，从此就和土地结缘，和农村结缘，以自己的辛苦和劳碌支撑起整个家庭，和母亲尽心侍奉爷爷奶奶，为他们养老送终，在村里有口皆碑，又全力呵护着儿女们长大、上学、成家。父亲的耿直、和善、勤劳、节俭，如夜来春雨，无声地滋润着我们，影响着我们，为我们树立了做人做事的榜样。每次给家里打电话，询问他身体状况，他都说着好哩。在他去世前两个月，还在药材地里除草，实在困乏得干不动了，说让他休息一阵子，缓一缓再干。但谁也没想到，他的这一缓，竟是永远回到了大地的怀抱，再也没有起来。2024年中秋节注定将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深处，它是父亲和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团圆节，第二天他老人家就安详地去世了。他走得匆忙而又平静，留给我们无限惆怅和追悔。从他在西安住院到去世，仅仅一个月时间，就这样阴阳两隔。尽管周围的人劝慰我们说父亲没有痛苦，干干净净地离去，是晚年修来的福，是善终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尤其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妹妹拿出父亲穿过的衣服，看到残破而磨得光亮的袖口和衣肘，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奔

涌的情感，哭成一团。父亲生活俭朴，给他买的新衣整齐叠放着，舍不得穿。他总是替别人着想，我们逢年过节回老家带的点心，他也舍不得吃，分给村上的小孩，孩子们也都喜欢他，远远看见他就亲昵地称呼“老爷爷”，他总是露出宽厚慈爱的微笑。

父亲热心给别人帮忙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占别人半点便宜，这一点村上的人都非常认可。他有文化，当过村上的会计、干部，又喜欢看报，每天《新闻联播》是必须看的，了解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和时事报道，以至于70多岁时，农村办理医疗保险，还让他协助帮忙，他认真研究填写方法，不厌其烦地给乡亲们解释，帮助那些不识字、儿女又不在家的人认真填写，最后也没有什么报酬，他认为这是积德行善，无需报酬。村上人认可他，不仅是因为他的热情，更看重他的品格。平时那些在村上转街游巷收破烂、卖杂货的人，父亲总是念其辛苦，热情招呼他们到家里歇歇脚、喝喝茶，当他们看到我门上贴着的标识时，不禁潸然泪下，不停地慨叹：“多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走得这么匆忙！”父亲去世后，姊妹们商量丧事从简，就没有通知村上在外工作的人，但有很多人还是闻讯赶了回来，以农村独有的礼遇和方式送别安葬了父亲。场景让我们全家很是感动，也使我真切感受到乡亲们质朴和热情，给了我们失去亲人后的慰藉和温暖，也使我更增添了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。我想，今后不管多忙，都要常回家看看，不能忘掉故乡这个“根”。不管走多远，都要记住这心灵中最亲切温馨的一隅。

按照乡村风俗，父亲下葬后几天里要在天黑后去坟上烧纸和燃上火堆，说是叫“打怕怕”，为的是不让父亲感到孤独和害怕。暮色中，我们沿着乡间小路，怀着悲伤的心情走在这寂静的夜里，父亲的坟冢孤独地躺在那里，后面的山峦静静地矗立着，偶然间一两声夜莺的轻啼回荡在已经收割了庄稼

的空旷田野，我深切感受到“何处合成愁，离人心上秋”的滋味，也会体会到“在这个世界上，亲人之间，看似离得最近，却也可能离得最远”。父亲的一举一动如在昨日，但真真切切地永远无法再见。

在秋夜透明的薄暗里，天空有无数星星闪烁，地面上燃起的冥纸和麦秸在微风里忽明忽暗，泪眼模糊里，好像与父亲促膝而谈，看到了他温和的微笑，真想在这深沉的夜里大喊一声：“父亲，是你吗？我好想你呀！”近年来，父亲耳背厉害，得靠近他的耳朵大声说话，感到很吃力，所以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静静听他说话，只是关心他的生活，这让我内心很愧疚。父亲出院后在我家短暂居住，有一天我请假想多陪他一会儿，可他一直催着我上班，说：“你不上班，我就要回老家，不在你这儿住了。”我只能去上班，陪他老人家的日子实在是太多了。父亲在生活上很简单，对子女的有关心爱护却是温暖如春，从没有打骂过我们，也没有对我们发过火。在我们的读书教育上，也是极其认真的。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端端正正、苍劲有力，经常教育我们说：“做人就如同写字，要方方正正、一丝不苟，不要潦草。”见字如面，我在上大学时，父亲经常给我写信，除了简短说一些家里的事情之外，更多的是鼓励我好读书，学好本事，将来好服务社会。人说父爱如山，可我也相信“父爱如梯”，父亲的一封信封和一句话，承载和扶持了我人生的每一步成长历程。

星光下，我独自在回家的路上停留了一会儿，周围万籁俱寂，夜空纯净如水，一颗颗晶莹的星星点缀在蓝色的天幕上。人们说，每个人和天上的星星对应着，仰望夜幕中无垠的苍穹，有丝丝云彩飘过，那若隐若现的星光中，我想应该有一颗属于父亲沉静慈祥的目光，在天国那边透过云雾回望人间，仍在温暖地照着我们，愿真的随我回家的有父亲的“魂兮归来”。